



荆川先生文集

二

東陽縣志

卷之一

地理

沿革

職官

選舉

風俗



風俗

職官

選舉

風俗

風俗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目錄

卷之一

策語議表

廷試策一道

工部侍郎顧璘誥辭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奉 敕視軍情陞通政司右通政謝表

謝 賜銀幣表

謝 陞巡撫表

謝 賜銀幣表

卷之二

奏

告病疏

請皇太子受朝疏

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
條陳水運事宜

閱視軍情首疏
三沙報捷疏

海賊分道侵突疏
三沙賊遯疏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乞留餘鹽疏

鳳陽等處災傷疏
清遊兵疏

擒獲潰兵及奸細事疏

卷之三

公移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御批 條論精詳 殆盡

臣唐順之

臣對臣聞保民所以格天也正百官所以保民也振紀綱所以正百官也何則君者代天理物者也百官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以共亮天工者也百官弗正則下有倒懸之危而莫爲之恤上有子惠之仁而莫爲之施而欲民之安也不

可得矣紀綱弗振則儉邪者或以矯飾取容循良者或以朴魯見黜任者不必賢賢者不必任而欲百官之正也不可得矣故曰君得臣而萬化行言安民在乎能官人也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言官人在乎振紀綱也立法以任人任人以安民則人心和而天地之和亦應矣于此見上下交修之責焉見天人合一之理焉蓋自古帝王敬天勤民以致天下之治者其要端在乎此而不可易也我

皇帝陛下上畏

天變下究民隱

臨軒一詔于知人安民二者拳拳焉臣知

陛下此心即殷湯桑林自責之心也即

高皇帝仲夏不雨席藁露坐之心也臣雖至愚其于官吏賢不肖與夫民生利病之原則草茅之下嘗有感於中久矣况當

清問之勤敢不悉心以對乎臣謹稽之洪範徵之春秋大抵政善民安則嘉祥生政荒民困則災沴作天降災祥在德吉凶不僭在人

陛下敬一以昭事中和以立極宜乎休徵至而六沴

消矣而顧有不可以常理測者蓋雖

天心仁愛欲以助

陛下宵旰之憂而隆嘉靖之治意者民之危苦無聊所以感傷和氣者亦容有之乎

陛下蠲租以阜民財賑貸以周民急恤刑以蕲民命天下之至仁也其爲安民計者至矣親賢去奸以別取舍行久任之法以圖治效天下之至明也其爲官人計者至矣而民未必皆安官未必皆得其人者意者賢否倒置授任失宜勸懲未著如

聖策所慮者亦容有之乎則夫振紀綱以正百官以

安萬民信不容緩也臣觀知人安民之謨始自

虞廷發之臯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之以

三德六德皆以廣知人之旨也詳之以惇典庸

禮皆以廣安民之旨也要之官得其人則善政

行而天下蒙其福官匪其人則橫政行而天下

受其害約而言之非二致也哲也者成其惠者

也知人非哲弗能知人而至於能官人則非紀

綱之振亦弗能也紀綱也者濟其哲者也雖哲

如堯舜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內則九官
十六相以爲岳牧之倡外則四岳十二牧以任
總領之責規爲精密斯哲有所寄而其爲哲也
大矣哲大而惠斯大矣仁急親賢知急先務此
之謂也勲格上下治底平成由此其致也是故
陛下欲弭災沴則莫若安民矣欲安民則莫若正百
官矣欲正百官則莫若振紀綱矣紀綱之所以
振者臣雖不能悉舉請得以其槩言之其一曰
精監司以察守令臣按永樂中

太宗皇帝諭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

吏部選授皆出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察所行
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
官到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
聞臣願

陛下光昭大訓精擇監司或得於群臣之公舉或得
於

睿鑑之獨照必其風采素著秉節剛烈者而後任
之其既也果能激濁揚清不畏強禦者量加旌
獎其徇私容奸及蔽賢不舉者量行黜責不但
以得官吏之賢否而因以爲監司之殿最監司

懋憲典之嚴孰敢不竭力於旬宣官吏恃監司之公孰敢不勞心於撫字監司賢而守令亦賢矣其二曰清銓法以彰黜陟臣按成化中大學士丘濬議曰

朝制三年天下官吏實冊來朝六部都察院查其行事未完報者劾奏之以行黜陟後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之輒憑巡按考語不復稽其實迹錄其罪狀立為貪暴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况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何以厭服其心哉臣願

陛下修復舊典申戒銓司核功過勿循毀譽量才能以責名實曰貪暴必指其為貪暴者何如曰不謹必指其為不謹者何如則人不得飾名以求功而亦不得巧文以避罪矣其三曰信賞罰以激人心臣聞之有官而無賞罰是無官也有賞罰而不足以奔走天下是無賞罰也今也循資而擢之累勞而進之人將曰我資我勞固宜然也富貴爵祿皆若其身之所自致而效報之心薄矣奸吏浚財大刻於民而恒幸其不敢露也不幸而敗露也則止以罷免而幸其不及於戮

辱也則徼幸之心滋而莫知懲創矣臣願

陛下離照旁通乾剛獨斷政績顯著雖待以不次之位而不嫌於躡等貪汙有狀雖加以五刑之誅而不嫌於傷恩或璽書勸勵如漢家故事以收其全功或戴罪供職如

大誥中所以處置朝臣者以責其後效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以奔走天下而後可也其四曰信命令以敷實惠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易曰渙汗其大號臣竊謂

陛下有卹民之美意而有司奉行者之未至也

陛下嘗下詔曰蠲租矣賑貸矣卹刑矣然有司之於民也則徵催之苦極矣民之斃於饑斃於刑者過半矣上德隱而靡宣下情迫而莫救凡以此也臣願

陛下嚴慢令之戒重沮格之罪限某日至某所于某日蠲租于某日賑貸慢違者必坐以罪而不少姑息焉則庶乎不為虛文而民皆霑實惠也此四者皆以振紀綱而盡官人之道以為安民之本者也若夫除盜賊禦夷狄固為安民者之所當務臣以為其要亦在於得人而已夫民之為

盜賊者豈其本心哉迫於不得已或陷於不知耳故曰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化也

陛下得良吏如龔遂如虞詡者而任之威信所孚則足以折其氣仁恩所被則足以結其心勸相有方則足以安其業盜賊不期息而自息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之諸夷乘間竊發侵擾我邊陲虐劉我民人信可患也臣則謂所患者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之無將耳蓋今之所謂將者取諸世胄取諸武舉非不可得人也惟統緒之習或未熟於經畧弓馬記誦之材或未足於奇

正之變也臣請

陛下行蘓洵之說令大臣各舉所知勇而有謀可以出入險阻者然後嘗之以治兵寄之以邊障養其望專其任而良將可得矣將良則士練而邊備飭矣至於財充而食足此亦百官有司之事耳百官得其人則經理有道儲畜有方而邦之財可充歛散得宜補助以時而民之食可足要不足以煩

陛下也以此言之紀綱克振百官之所以正者此也民之所以安者此也

天心之所助順而反災為祥者亦此也抑臣猶有
獻焉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則人固立政之
本而身尤取人之本也朱熹曰紀綱不能以自
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則心者尤立紀綱之本也
臣伏讀

陛下敬一之箴則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而為知
人安民之要機者固自有在矣惟

陛下始終此心弗以隱顯異其功弗以久暫易其守
弗以宴安荒其志必講學以涵養此心必親近

君子以維持此心由是心純而賢才輔已正而
物自正將不待於慶賞黜陟之及其身而風聲
氣習之所加衆正遂彙征之願群邪沮窺睨之
心亦其勢之必至者矣故以之知人則其知如
神者也以之安民則其仁如天者也以之除盜
賊則如舜之玄德在上而寇賊奸宄者自消也
以之禦夷狄則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王
慎德四夷咸賓而禦戎之上策在乎此也即董
仲舒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遠近一于正而罔有邪氣干其

間者也即公孫弘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之和應者也即劉向所謂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而和氣致祥者也由是而三光全寒暑時天地位萬物育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諸福之物畢致而王道終矣則夫知人安民以臻盛治又在

陛下此心轉移間耳臣不勝拳拳忠愛之至幸
陛下垂聽焉臣謹對

誥

工部侍郎顧璘誥辭

朕祇承二聖懋建寢陵雖徙邑置園已擴藩維之舊而豐碑大隧未崇無上之規義取必誠朕不敢儉顧式昭軌物裁自朕心而董課章程須資石畫爾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璘以宏才素勁逸氣望于江東邇者伏節褰帷真茲南服飾吏事以文學衆論久歸借小宰於司空朕心簡在昔灞上之役僅及因山不墳而曲亭之營至于難火夜作或靡而不就或約而難遵惟爾節羸縮以輸材量簡繁而作衆遂使三泉下錮條若鬼工百雉外環屹爲天險嗚呼豐沛湯沐之色昔賴底綏鼎湖劒舄之藏茲惟鞏

固恪勤屢著報資用彰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
命爾尚底於厥績慰朕孝思經營告成爰劾股肱之
力大僚有報益輸夾輔之勲徃惟欽哉

父

昔詩人美召虎宣力江漢之間本之文武而當時策
勲懋賞亦上及召祖著於大雅以為美談朕嘗嘉悅
此道今工部左侍郎璘為朕經營顯陵是璘有勞于
我二聖也爾封吏部主事某則璘之父朕不忘詩人
召祖之義是用有以報爾惟爾含章可貞積善是寶
不當其身發之于子翊我國家特贈爾通議大夫云

爾其有知尚欽承朕命

母

惟爾封安人楊氏乃某官某之母嫺于內則以有人
子 朕曩者拊安 慈聖懋建 寢園傳不云乎帝
王親以及親以廣孝也矧璘寔董茲役懋著勞績
慈聖之靈亦昭鑒爾是用推及其母贈爾楊氏為淑
人錫類之恩惟璘亦有劬勞之報時乃休哉

祖

傳不云乎積厚者流光高門之祥效於三世爾顧誠
乃某官某之祖操行鄉閭不求聞達亦既有孫服勞

王家朕茲贈爾為工部兼云嗚呼積善之慶豈惟其身是圖惟其子孫之紹匪躬之勤豈惟其國是為惟其祖先之光爾尚服茲休命

祖母

令甲自三品而上得推恩其祖父母以優勞臣廣孝道也爾陸氏乃某之祖母陰德克脩高年令終列鼎之養沾於生前彤管之褒久而無斁茲特贈爾為淑人尚歆承之

妻

昔在周時諸侯累功積行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

有之鵲巢之詩所為作也爾某官某之妻某氏婉德君子閑於厥家有雞鳴解佩之誼朕用嘉爾茲封為淑人嗚呼闕狄之錫既彰爾賢石之賢尚期于後議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採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為人諸臣論之詳矣臣可無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

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為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為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謙以為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

有在所畧者矣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群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為究竟以持敬凝靜為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肯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為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為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

自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朝理學之一闢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公孔子雖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之証也而國又自釋奠於其國之人之証也又曰春官釋奠於其

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証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壁宮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言之苟為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况如瑄之真

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
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許衡其亦可以無
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群儒之
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為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
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
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
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為師者之證也其黻器舍
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齋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
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
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

國時許衡實為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
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
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
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
從祀臣竊以為不然夫聖人所為作經者何也以摹
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
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
心絕不肯為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

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
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為功矣况瑄所著

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為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又以為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群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為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為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昂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昂疇然而見微顯闡

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故臣以為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愚昧死謹言

表

奉

敕視軍情陞通政司右通政謝表

經畧海隅外則爪牙之寄出納

帝命內維喉舌之司愧以微才叨茲重任竊念島夷為寇海邦荐驚庚戌戊午首尾垂及十年南粵東齊繹騷且亘萬里數戰數勝我雖已獲百全

之謀一歲一來賊竟未有終身之創相機剿撫
祇謂權宜大計兵財莫如經制向非識時務而
可致諸用何能佐督府而克咸厥功臣頃以兵
戎起於罪謫薊門閱武未封松谷之關舟山視
師莫繫島酋之頸介冑兩窺敵壘作士氣之凌
騰樓船五涉驚波窮賊踪之來去雖不敢愛身
而辱

命亦安能決策以除殘顧賊尚據於三沙功未收於
一鼓罪戾是懼任使奚堪悉中機宜誤督臣之
特薦同經兵務荷

聖筆之親題峻其階資俾之展布在古文臣建圖或
以權任輕淺而僨師大將臨戎或以章奏壅隔
而敗事臣任同總帥官係納言 錫命俯頒董
熊貔之八校轅門仰矚通虎豹之 九關戎衣
真挿侍中之貂 朝位已厠諸卿之棘處益非
據 恩則逾涯茲蓋伏遇

皇上并包華夷如

天地之能容庶類旁招俊乂如江海之不擇細流經
營四方有臣曰虎傳宣 九命任官惟龍詎意
樗材亦塵器使臣敢不仰體

聖明之異眷期與督帥而同心勉竭短才共圖長策
土著可練不用徵兵於四方倉粟有儲亦免饋
糧於千里百艘萬隊永清東海之波三島十洲
並獻

南山之壽建牙責重敢忘枕甲於師中戀

關情深猶冀鳴環於門下

謝 賜銀幣表

簡書將命慚江海之無功 御府賜珍忽帑笥之兼
至謹服用而勿替示將士以為榮臣感激感激
頓首頓首恭惟

皇上模範兩儀文明六合行健不息乾坤垂黃帝之
裳凝命無疆法象式禹王之鼎四夷酋長咸襲
衣冠九牧荒遐舉脩職貢蠢茲島寇竊敢弄兵
上厯

廟堂亦為旰食裸身突髮毒我東南者十年濡首焚
舟殲之海隅者百級是皆

帝謨之不冒日出豈云人力之敢貪

天功况於微臣尤居末品廿年丘壑已甘衣白之夫
一旦遭逢猥被橫金之 寵分符閭外兩轉銀
臺 錫命師中三章赤帑誓清承突幾涉鯨波

方圖稍效於涓埃詎意仰承乎濡需顧將士之
勲可紀臣則安有微勞督撫之賜有差臣亦濫

叨

上賞褻疏出職金之篋非布非帛鴈補分司服之藏
載緋載綠頓增中戶三家之產且適窮海四時
之溫昔漢帝寵帷幄謀臣徒誇金溢宋祖賜征
南將帥祇羨貂衣獨以庸流雙承

寵賚遂使散金酬士不藉私財衣繡臨戎爭看命服
臣竊愧

恩深力淺任重才疎敢忘伏弢益思敵愾金常在橐

與貞心百鍊而弗移服不離身恍

天威咫尺而如見至於捐貲購敵挾纊撫軍奮不為
家今日未敢出賜金而買宅服以拜賜他時尚
當肅容觀以趨朝

謝 賜銀幣表

馳南驚北微勞未效於涓埃函一襲三
恩賜特昭乎法象身雖遠 闕忽承咫尺之

天顏祿已浮人載頒服用於

御府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竊惟蠢茲島寇敢肆狂

圖幾年構亂於東南今歲寔繁於淮海雖師武

臣力卒就殄殲而承突鯨奔已深荼毒民之襦
緼為賊裹包民之貨錢充賊囊橐臣奉 簡書
而視軍情同總督而理兵事未能為百姓保禱
緼而乃 賜服於司衣未能為百姓護貨錢而
乃 賜金於 內帑加以幄中勝筭聞外擒戎
則總督宗憲之遣援應機提督李遂之臨陣決
策顧臣何力之有亦叨克咸厥功感不勝慙勞
豈堪錄茲蓋伏遇

皇上 包天地以為度使人不求備於寸長 體充
舜而用中勸功特致重於疑賞凡在曾援抱之

列均獲不踰時之

恩六幣相承本出染人之朱綠一鎰有半叨分土貢
於荆揚貯以滿籬既生壯士之顏色服以耀武
式增繡使之威容臣敢不賦無衣而脩戈矛永
夜不忘乎敵愾懸重價以收策畫群力畢屈於
紆籌集諸將校射而分金尚恐褻乎

天賜巡三軍深寒而挾纊或能廣乎

聖恩伏願 陶鑄華夷黃河帶而泰山礪 彌綸造

化玉衡正而台階平

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謝表

溫綸渚錫歲敢冀於三遷雄鎮特分官遂叨於
獨座仰思

恩賚之深厚益懼才力之迂踈臣感激感激頓首頓
首竊惟

國家託重而恃力要在撫臣人臣緯武而經文更如
提督但事體一同所職而建置各有攸司浙福
兩臺本非為盜而祇以禦夷鄭贛二閩無與于
夷而專以弭盜特承兼

勅維是此官加以 陵寢尊嚴 畿輔要害二山

狼福分南北惟今海賊咽喉兩州徐宿亘東西
自古姦豪窟穴非得熊羆不二心之士曷堪鎖
鑰寄千里之邦臣樛櫟散材策非韜虎章縫寒
士力不傳雞祗緣兵事而起家遂欲行間以自
效義同解闔寧辭被髮而纓冠憤切除兇恨不
寢皮而食肉敢謂過家門而忘入徒然對郊壘
以多慚視師無功顧臣自知其罪轉官太驟惟
皇上入聖克優勤民愈切無外之治既守四夷有征
之師不忘一怒時聽鼓鼙而思將帥遂

賜節鉞以寵儒臣臣敢不益竭愚忠上酬 殊遇

但以閭閻之杼軸已盡恐桴鼓之易鳴島嶼之
氛侵未銷懼海波之再沸終歲急攘夷之備百
方塞致盜之源受牛羊而求牧芻敢云立視其
斃戮鯨鯢以為京觀更耻與之俱生撫順摧強
誓竭股肱之力清河宴海冀寬 宵旰之憂錦
繡名城拱極常瞻乎

京闕鬱葱佳氣周廬永護於 寢園

謝 賜銀幣表

神功默運醜類雖既遁而復擒

天賚寵頒臣子獲記功而宥過對 賜函而感涕捧

在笥以驚慙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伏念臣鉛
刀微器機線短才謬承韋弁之司忝屬金戈之
役南沙逸賊雖云帥臣之失律而臣則厥罪惟
均劉莊破巢實維驍將之先登而臣則何功之
有僅免鑠黃金於衆口祇堪褫鑿帶於一朝忽
荷璽書之游加禮先諸將兼承金幣之三錫數
並督臣裹號出御府之珍永以為寶矛繡炫天
孫之錦豈曰無衣用飾軍容敢希方叔之命服
以收諜間詎比陳平之賜金幸免不衷更慙浮
食茲蓋伏遇

皇上垂衣衍有道之長疑門弘無外之治皮服卉服
悉是隸臣荆金揚金咸修禹貢獨此倭夷之倡
亂特厯淵衷俯念文武之宣勞式頒

大賚遂令末品亦荷

殊恩臣敢不仰戴 鴻慈益圖涓報懷金勵志縱
百鍊而不渝挾纊推仁雖一寒而必顧冀膚功
之可奏豈憚任金儻暮齒之未衰尚期褻革伏
願蠻夷戎狄盡歸神化之鑪錘禮樂文章益廣
聲明之衣被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一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二

奏

告病疏

翰林院編脩臣唐某謹奏為久病乞恩放歸調理
以圖補報事臣聞人主度能而官人人臣量力而
任職是故上無虛授而下無曠事臣某本樗櫟粗
材過蒙

陛下甄錄使得待罪翰林此寵榮之至極而臣子所
宜悉意委身以效報稱之日也不幸臣有狗馬之
疾往年秋冬之交觸冒霜露始自皮毛轉客臍胃

浸淫悶鬱壅而不散痰火怔忡脅諸證時時有之此時臣方奉隆旨與從史館讐校之後故不敢遽以病為解廼不意沉痾日甚漸不自支臣嘗究醫家之說大率言人身惟精氣神為主心動極則神馳神馳則精搖精搖則氣耗損廼至客邪干隙而入之百病作矣故云上醫醫未病若臣所坐病根抵深矣居嘗自念恐一旦顛隕上負

聖朝獎養拔擢厚德故敢以微軀乞于 陛下如蒙敕下吏部憐臣病狀容臣歸家稍就醫藥萬一仰徼天恩復得齒于完人則臣固當再覲清光竭奔

走之力以効涓埃之報如遂廢不可復用臣亦得沒齒隴畝死無所恨臣冒瀆

天威死罪死罪臣不勝款款願望之至為此具本

請 皇太子受朝疏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二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貳載於茲矣曩以儲躬 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 令節及 千

秋慶 賀暫令進 箋內庭此蓋禮出從權時將
有待今 皇天迪保 睿筭日昌雖 龍德尚韜
而 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
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 天都歡欣交通於萬
國咸思望 元良濬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
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 文華
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非
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
願

陛下俯鑒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敕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會一應儀注早為詳訂
鑾輿麾伏一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
飾米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
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
護儀物既修官聯既脩及茲正陽履端之辰蒼龍
應律之候群臣詣 奉天殿朝 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 離明之照盛於兩作前星之曜增輝紫
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
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

對揚

聖天子詒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臣愚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陛下洞鑒邊臣玩弛之弊欲補兵練兵為邊境久長之計甚盛舉也臣愚昧踈闊不足以備使令夙夜祇懼不敢自寧臣謹會同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柴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千零四名見在四萬

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至於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參查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又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三枝共九千名其各區原額見在逃亡老弱花名細數容臣等造冊 奏繳

外臣竊惟致弊之端兵之缺額之故易以見而兵之不練之故難以尋至於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故臣竊以兵之不練與練兵顛末為陛下陳之臣嘗讀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以至於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唐人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薊兵稱雄其來久矣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悞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情而無朝氣之銳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纔二三鈍戈弱弓往往而是其於方圓牡牝五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短長

之用亦不能習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尚不及戰則豈堪其間伉壯可選者惟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而已嘗竊恠之所謂漁陽突騎慷慨而沉鷙者今又安在也自國家定都燕京而薊鎮在甸服之內百餘年來雖熟夷時有小警無大兵革荷戈之夫含哺垂白故豢養偷惰之習日以成而激烈蹈厲之氣日以銷逮庚戌年間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又仰賴

聖明主斷

廟堂贊議深惟北門管鑰之地

山陵

宮闕至慎至重不欲以寄於疲夫懦卒之手遂乃近
檄宣遠遠徵延固十萬之師雲擁輻輳先聲所震
醜虜喙息雖則甲冑蟻虱於道途杼軸匱竭於轉
輸亦其時之不得不然也邇年寬佃流河之寇遼
兵禦之猶不能遏其鋒竟至深入往年土牆之寇
賴延綏之兵極力抵塞虜纔遯去若以鎮兵當之
誠不知其勢之所至矣然而事出從宜本非經制
練主減客

聖諭又頒不謂自是之後邊兵徵發歲以為常而督
撫諸臣因循襲玩遂使鎮兵置而不理其居常祇
以充運灰搬石築牆之役而未嘗教之坐作擊刺
之節其有急祇以供守墩坐寨擺邊之用而未嘗
責之臨陣禦敵之事八九年間為督撫者亦幾何
入中間以練兵為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
見總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已非一日
之故而兵之不練弊亦久矣所謂專倚邊兵不練
土兵者誠如

明旨不敢飾虛竊以為目今權時之宜且可責鎮兵

以為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為戰待鎮兵練得一枝
精銳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軍盡練得精
銳士爭抵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不退懾屹然
足為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
而經權兩得也軍額之曠缺既如彼練法之踈闊
又如此副參遊擊袁正等至千總提調以下俱合
有罪但人之來去不常任之久近不一合無
勅下兵部備查前後諸臣在任日月分別輕重具奏
至於督撫總兵諸臣職在總領關係尤重自嘉靖
三十年以後曾奉

明旨者俱屬誤事其去任諸臣合

勅兵部查奏竊照今任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
馬佩等既承

明旨却昧壯猷但知番戍遠調足辨目前不思蒐乘
詰兵用圖久計一卒不練

聖鑒甚明三萬缺籍典守安在遂使徵兵給餉役費
無已勞師匱帑誰任其咎以上諸臣歷任則有淺
深誤事俱屬有罪但近奉

明旨今防秋已近責限王忬歐陽安等刻期嚴督操
練防禦惟復防秋之後

聖明自有定奪臣不敢擅議緣係遵舊規
請明調遣以重防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

臣竊惟補兵如補敝衣敝壞則易而補綴則難故
叙補兵之說凡五條兵之與食喫緊相關故附以
築墻工食及邊糧之說凡三條伏蒙

聖諭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不敢不竭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一清弊源以收逃卒臣閱軍薊鎮究軍所以多逃

亡之故皆曰邊墻之工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
深澗力辦不及貨錢賠賾加之各關夷人乞討無
時旬撫月賞悉出窮軍將官侵剋毛釐剝削文吏
盤點番增漁擾窮軍生計止是月糧斗割升除而
月糧得入軍腹者幾何矣至如召募之軍多非土
著不緣身迫窮窘誰肯自同罪謫衣糧既不滿望
工作又盡其力勢如鳥徙亦何足恠兼以石塘古
北本號苦寒地旣虜衝土尤硠确哨守之勞已甚
資生之計盡無原與逸肥之軍一切衣糧不異是
以募軍之逃尤甚於他軍而石塘古北之逃又甚

於他處也竊惟 國家恩爪士以冀死力豈欲縮其口食以饜餓豕之私求而又奪其生計以佐設險之公費乎且國家歲出築邊銀數十萬兩而又令窮軍賠賾歲給撫夷銀三萬兩而又以累窮軍臣不知其說也今欲抽軍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墻工自須別議至於撫夷之費令令督撫諸臣仔細計算如 國家歲給穀用則已不穀則請於朝廷別為區處一毫不以累窮軍其將官文吏貪饕之輩重法禁治但使窮軍全得一石月糧長孤畜妻自然不走至於苦寒之輩緣軍士衣糧普天同

例縱欲加厚其道無由臣思得一說京邊折銀給軍皆是六錢五分薊鎮獨是四錢五分始者蓋因本鎮米賤權為節減原非經制且夫糴之貴賤因地腴瘠假如腹裡糴價五錢六錢則窮邊斷是八錢九錢柰何使苦寒與逸肥一樣同折非稱物平施之義也合令戶部量地均筭自薊鎮苦寒米貴之處照例給與折色銀六錢五分在 國計則本分之外毫末不加在窮邊則同輩之中已稍優厚其逸肥米賤去處自不得援此為例若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制楊博所題鎮邊橫嶺事例每年

十二箇月悉與本色亦無不可如此百方體悉庶足繫屬其心不然雖終日撻以微繆猶難保其不培鎖而夜走也

一專責任以嚴勾補照得剡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譬之泉貨衛所乃其出產而邊關是其轉輸處其逃邊關而潛回衛所則衛所實淵藪之區轉輸有缺責之出產逋逃不獲問之淵藪然而逃軍往往不補者蓋是營衛互相推調營官則曰衛所窩逃軍納月錢而不肯解也衛官則曰營官剝削軍士以致之逃而我無柰何也營衛本為一

體而矛盾若此則無官以兼制之之故也該鎮得兼制營衛者惟督撫而督撫大臣專理兵機勢不得親細事其下惟有兵備道合無請

勅一道以補軍責之兵備其營官之剝削與衛官之窩逃者兵備皆得重法治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而輕重其罪併論衛官補軍之多少與營官逃軍之多少又以為兵備功罪責任既專缺額自足其補軍之法逃軍先儘本身故軍先儘子孫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

正軍於勾補之中寓塿充之法大率務如原額而止然缺之於數十年而補之於一旦太急則人情不堪合令督撫與兵備計議量其缺軍分數一年可補完幾分年終如其分數而責之其亦可也一定班戍以便人情照得古北石塘一帶曩緣旁近州衛被虜殘破因而塿募遠軍當時塿者迫於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營房亦無見錯云人情非有匹偶不能久居其所此輩徃徃身寄窮邊家懸千里采薇之遣既久及瓜之代無期齎送屢空衣鞋莫繼始於潛返馴

致久逃揆之人情殊非得已是以日逃日解隨解隨逃逃解相仍徒滋煩擾近者督撫開移遠就近之例臣亦有首逃區處之文因而首者紛然益可見其情矣臣以為不與區處則無以回逃者之路若與改編則又恐搖居者之心酌中二者頗得一說但係六百里之外或分為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為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其在官則向之終身逃竄孰與得半軍之用其在軍則向之終歲浮寄孰與得半鄉之閒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詢諸逃卒亦儘稱宜且戍軍在其鄉則

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則是一軍止食半軍之米在邊扣其餘米亦足顧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穀原數然後將遠軍更議改編其五百里之內及舊額之軍不係以後垛募者自補原成處所絕不得援此為例

一處民兵臣聞長民者貴因事以為功則民不困而事易成今薊鎮民力亦已竭矣不可以加矣而薊鎮之兵與馬方患其不足也查得永平府志書所載本府原無民壯正統末胡虜寇邊僉設民壯二千五百名可見畿甸民兵原為被虜而設也即

以本府備虜之設還為本邊備虜之用閒時則州縣駐操有警則就近守邊度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分為二枝每枝統以一遊擊督之兵備而隸於巡撫閒時止用原設工食守邊則給行糧而已此為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六千人也又查得山東有馬民兵三千名原為薊鎮而設今暫用之南征事已則須仍還薊鎮若使不用其人而徵其功食以為本鎮就近顧募之用則山東民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三十餘兩三千名歲徵銀九萬餘兩就近可顧募步兵七八千人又查得薊鎮

事例歲該取腹裏減存民壯工食以為本鎮募兵之用今此銀不知積之何所但得銀三萬兩足顧募三千人此亦為糧不增於官帑賦不加於薊民而坐得兵萬餘人也又查得薊鎮缺馬多從兵部允給合永平一府歲該解備用馬九百餘匹若停兩年該解之馬又貼以遵化等縣寄養馬一千餘匹以給薊鎮民兵足成馬兵三千人且京師之馬不必給薊鎮之馬免於解京互相抵兌兩為便益其兩年之後自照例解京如故此所謂民不困而事易成者也

一處班兵竊聞聚兵者先料其食薊鎮主兵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即使月糧一半折銀亦須本色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則是舊額不足正苦少兵舊額若足又苦少米矣今補主兵以免客兵也免客兵以省費也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該支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每歲該支月糧十二石出成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抵客兵七人之費而有餘主客之馬費亦如之然則調客兵代主兵計各處則為增費在薊鎮則為省費也補主兵代客兵計各處則為省費在

薊鎮則為增費也今欲米不增於薊鎮兵不煩於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查得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員名或於京班中再撥一枝兩枝或於班軍原衛抽補餘丁一枝兩枝足成三萬人以充該鎮主兵之數而以遊擊十人分統之間時則於原衛駐操防秋則於該鎮上班駐操則本處兵備監督上班則該鎮兵備監督其原衛官聽該管遊擊節制班軍如有老弱逃亡原衛即與僉補此其糧不增而兵足所謂經久之道也

一築邊工費自來邊牆皆是軍民兼築今欲抽軍操練所謂牆工自須別議其原編順天等八府民夫遠則徵銀顧募近則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計之每夫一名一月該盤纏銀二兩百名該銀二百兩每夫百名一月止築牆二丈每牆二丈又該官給鹽菜銀十兩則是二百十兩之費止穀築牆二丈若以顧募計之每牆一丈該銀十五兩則是銀二百十兩該築牆十四丈矣顧募十四丈之費止抵派夫二丈之費是差却七倍來往若一築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牆獲早完徵

發亦息只是夫與價互換之間而其利如此
一復本色以存久計照得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
四萬石百餘年來元運本色並無升斗折色至正
德末年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
石彼時建議之臣偶見本鎮米賤糴價不上四五
錢以為九錢一石徵銀而以六錢一石給軍則國
與軍皆有贏羨又省造船漕卒之費是以輕議變
法曾不慮及歲有豐歉糴無常賤今年灤東饑饉
一石折色不足以糴四斗本色諸軍坐困菜色至
今况自古轉餉以人權米以米權銀必三相稱乃

無偏重彼時薊鎮原無大虜聚兵甚少故減米增
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主客銀七八
十萬而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窘急無處糴買不
得已則空運京師腳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
故臣以復本色為便又諸邊皆是陸運故致米為
難薊州一路水運故致米則易至於造船漕卒諸
費但取昔年未變折色以前之舊法即是今日欲
復本色以後之定規故牘尚在無俟他求縱不能
盡復本色亦可先復一半七萬石使該鎮每年給
軍之外餘糧常有二十萬石在倉然後更議減本

加折蓋嘗覽史記貨殖傳載諸富家多積金帛而任氏獨窖倉粟遇歲饑諸富家金帛盡折而入於任氏趙充國亦言湟中糴米三十萬斛諸羌不敢動矣諺曰小可喻大田舍翁作家與老將籌邊未嘗不以多積粟為先務慮至深也

一處轉般以便支給照得灤東一帶軍士原在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既罷始移在薊州倉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餘里自來未有往返千里而負糧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償盤剥之費窮軍毒苦不能盡言前年虜酋入犯馬蘭谷止因墻軍

遠出支糧嗟援不及竟至深入破堡殺將其為邊境之害深矣邊境之害既如此窮軍之苦又如彼而卒莫有為之處者戶部重惜腳價也臣竊計之灤東之運一歲須米三萬石自薊州倉運至永平急則驢駝人負度用腳價八九千兩緩則車載腳價可六千餘兩而足 國家歲為薊鎮費銀百餘萬兩乃靳此百分之一至使軍苦無訴又使虜得乘隙則是所惜至小所損甚大合無置一戶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首尾歲增腳價六千兩其本色三萬石與折色銀數萬兩悉運至彼處

支給軍無遠支邊不缺成計亦甚便又臣所謂腳價者非必歲歲而用之也訪得灤東等處大率十歲而九收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州而糴米三萬於永平本處則腳價亦自不用即以減存腳價亦作糴米本銀六千兩銀可得米萬四千石若十歲豐收則米當至十四五萬石即以此腳價所積之米賤則糴貴則糴收其羨利還充腳價而本米常在則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腳價出於戶部者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則是國家所損至小所利甚大特在立法之初戶部擇一

有心計司官經畫之而已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

臣竊惟兵之精不精係薊遼安危薊遼安危係畿甸利害非可容易且夫薊鎮猶之家也以兵為墻垣而以屬夷為藩籬猶之身也以兵為爪牙而以屬夷為耳目故以夷情附練兵之後共九條臣欽奉

敕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迂闊書生軍旅未學豈足仰承

聖意亦效愚者之一慮而已伏惟

聖明裁擇

一責大帥以主練夫軍旅之事非可以人人而能也至於變疲卒為強兵卒能以積弱之餘雄冠一時者自古以來其人亦僅僅可數何者其規模闊大必有廓犖驅駕之氣其工夫精細必有沉驚縝密之慮所謂精神折衝者而後可以語此耳薊鎮之兵積疲久矣自庚戌虜寇以來所恃者邊兵而已鎮兵止以充擺牆守垛之數如偶人之持挺耳今

陛下責鎮臣曰練兵鎮臣亦唯唯曰練兵倘或異時

邊兵既散虜患卒至而後知鎮兵之債事也亦已晚矣是則今日邊臣易以任其責而異時疆圉誰與同其患雖重罪邊臣其何益之有與其懲既往之舛誤孰若慎將來之責成請

陛下聖明洞視督撫諸臣與

廟堂再三斟酌其人必足以任此而後以付之使其人亦自以先資之言陳於

上曰幾年而後鎮兵可精幾年而後邊兵可罷而

陛下因以考其成則所謂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者也

一定區帥以分練夫官以久任成功而疆圉之臣尤更不可數易臣至薊鎮問某叅將則曰到任纔數日也問某遊擊則曰到任纔一月也是時已逼防秋竊以為將官朝來暮去若此萬一虜入得無債事難矣况欲練兵為長久計乎請以防秋之後督撫諸臣遍閱叅遊等官區別具奏其不才者而黜之其宜於內地者調而徙之悉取各邊將官結髮慣與虜戰有威名而識陣勢者一缺具三四人以聞而內地選悞未嘗見虜之輩與油猾鑽刺之人一不得與其間

陛下下之兵部而每區各定叅遊一人以為區帥是謂以邊將練鎮兵縱不得邊兵但得邊將庶幾練鎮兵為邊兵也其人既定約以三年為率不許陞調非有大罪不得輕易小罪則戴罪供職大罪亦即於本處立功不得復還原衛三年大計其功罪而賞罰之下至提調關寨等官亦准此為例如此則將官自知責無所諉而不敢不盡心於練士其士卒亦知將有常屬而不敢不督率鼓舞以從其令矣其與朝來而暮去者功相百也

一明賞罰以勵士夫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為

戲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而無不如志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挾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聯為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一雜邊兵以同技臣惟練鎮兵以代邊兵也將以代邊兵而不教之以邊兵之法是織而不問婢者也今諸邊之兵後雖以漸減調而延綏遊兵則勢未能遽罷虜人所憚惟綏兵耳宜及綏兵之未罷雜之薊兵間而教之每薊兵百人雜綏兵二三十人授之以綏兵之長技而試之以綏兵下營走陣遇虜鏖戰之法至於號衣語言無一不效之而與之同又以其暇時使綏兵談說虜人之情狀與對敵勝敗之故事以熟習薊人之心而使之不憚則異時邊兵雖去鎮兵猶邊兵也且夫虜人憚綏兵

而易薊兵也久矣薊兵長技號衣語言無一不與
綏兵同使布滿薊邊者皆為綏兵一旦奪其所易
而讐之以其所憚此亦攻心之一奇也

一備選鋒夫諸軍雖是一般教練而力有勇怯心
有靈蠢不能一律而強同故必有軼材異能為衆
所服者兵家亦有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者聚為一
卒拔距伸鉤洞遠貫堅聚為一卒詞辦機巧能移
人意者聚為一卒等類其能既為衆所服人自不
敢望與之同而將官亦每厚遇之糧廩之外時有
給賞解衣推食亦不自惜平居則以倡率同輩踴

躍赴功臨戰則以先登陷陣出奇破敵此軍中鼓
舞駕馭之術也昔李德裕為劍南節度使建籌邊
樓選異能之士取弓人於河中取弩手於宣潤一
弓弩之技不憚數千里而致之此又在帥臣識量
何如

一練火器虜所最畏於中國者火器也國初
止有神機火槍一種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朗機子母砲快槍鳥嘴銳皆出
嘉靖間鳥嘴銳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為管木
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

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梟以目對梟以梟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槍而准於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於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往年京師亦嘗造數百管其鍊鑄既苦惡而又無能用之者是以遂為虛器請令東南軍門取其精者數十管而與善點放者數人至京師

陛下令大臣閱試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虜人之腰領其亦可惜也

一申閱法夫營寨官練成營寨兵而閱之區帥區帥練成區兵而閱之督撫其亦可矣乎未也臣竊觀

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深慮承平之後武備寢弛以啓戎心而定為

御前閱試之法千萬里外亦分番迭上躬自校閱而嚴賞罰之載於會典者可考也薊鎮近在輦轂下耳請於塞垣無事之時抽調鎮兵一枝兩枝至京師令大臣於教場閱視其果練與否而

明詔嚴賞罰之其機發於堂陛之間而風震於塞垣

之外其帥臣常如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於教練其士卒常如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於演習無有敢肆欺於

聖鑒之所不及而虛應故事者矣此所謂執一實以

御百虛之道也

一調戍邊以試練夫以邊將蒞之以邊兵雜而教之其亦可以為邊兵矣雖然猶未嘗見虜也見虜安知其不怯而却也宣遼二鎮與薊本相唇齒薊鎮有事則宣遼自宜戍薊異日薊鎮無事而宣遼有事請抽調灤東兵一枝兩枝戍遼灤西兵一枝

兩枝戍宣居常則以經阻險而耐辛苦猝有虜患亦雜之戰兵之間而與為犄角既嘗搏虎不畏負隅後與虜遇自然習慣且夫昔以邊兵戍薊今以薊兵戍邊是練兵之成也

一薊鎮夷情照得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鬪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用三衛為前鋒所謂以夷攻夷是以所向如意而

文皇帝亦豐金帛厚犒之至於

累朝亦儘為不侵不叛之臣每盜北虜之馬以獻而

時時為 中國陰詗北虜

累朝亦豐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盜竊發至於攻城堡殺
叅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撲殺誘殺之是以
激而導北虜殘 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
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激之變生以馴至此極也由
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蔽 中國之耳目而
資其鄉導以窺 中國中國得三衛則足以奪北
虜之鄉導而更為 中國陰詗北虜蠢茲小醜宜
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於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兩與薊鎮為撫
夷費此

聖明并包夷夏

神謨英畧同符

成祖者也今三衛雖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

中國歲賚之利雖或被脇而鄉導北虜以攻為警
賊亦每效順而送哨 中國以私求貨賄雖或利
北虜之內侵而拾其棄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
殘其聚落所謂赤子蜴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
三衛纖悉必知而北虜信使無日不至三衛每夜

不收到三衛首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
此其事誠不可不深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
威以奪其心損財帛以結其心時用秘計以攜其
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為我耳目而
不為賊鄉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畧何如耳御
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者北虜
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寬佃谷三月
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昨年之河流口三
月則又寇嘗竊恠之以為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
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

其說蓋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
後牧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間馬路不八
九日而至牆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為之偵候
鄉導是以遼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息
也夫中國之與夷狄譬如大家與盜賊為隣不
慮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
隙又便河流寬佃之失可鑑也合令督撫諸臣詳
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
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筭毋辨目前庶邊境
有金城之安而免於無時不備之困矣

條陳水運事宜

一通水運以便轉漕照得水運之費比陸運六分而減五 國初運道自登萊達於遼東自直沽達於山海永平薊州一運至五六十萬石今永平西門之外濱於灤河寔通漕舟故蹟猶在而舊倉亦多後因遼薊本處米賤而轉漕一石之費足糴本處三四石是以本色往往為折色變本色為折色是以海運遂無所用而罷不盡緣畏風波之故也然海運雖罷而民間之泛海輸貨於豐潤諸縣者則未嘗絕本稱小海不係大洋今歲夏間

聖明念遼人之飢弛海禁運米賑之

恩德甚厚遼東海運既通則薊鎮已包在內永平故運之復寔惟其時但薊遼之人素不習海一遇蹉跌遂徵創請以厚直募東南海濱之人與直沽久慣海商造為海船人慣船宇自然利涉又薊鎮東西無處不有巨川上通關寨下流通海而未嘗有一葉之舟問之土人則曰淺灘峻石怒水暴漲蓋臣嘗往閩浙見閩浙人舟行石罅間屈曲無碍或拖舟碎石之上亦不畏淺也至於水之漲緩有時水漲停運水緩通漕亦何不可前人未暇經理者

特以地在窮荒不欲費財力於無用而已非果不可行舟之故也今密雲古北喜峯諸口皆屯重兵則聚糧不得不多聚糧多則咽喉不得不利河運之通亦惟其時縱不能通潮河於古北通灤河於喜峯而潮河可通密雲省陸運五十里則先時總制楊博䟽稿具存經理亦密灤河自永平可通灤陽營省陸運一百五十里則戶部郎中羅廷紳嘗謂臣言之且水運一步亦省陸運一步脚價即以異日脚價所省扣為今日䟽鑿所費募閩浙之人造閩浙之船以教其土人河功一成蓋有四利邊

城積粟豐凶有備士嬉馬騰此一利也官漕既通商舟亦集昔時荒野遂成賈區此二利也穿渠溉田磽瘠之地淤為沃壤此三利也渠澮滿野因成水匱制限胡騎不得突越此四利也不然則鄴水在旁而不知引此西門豹之所以為笑於史起也
閱視軍情首䟽

題為議處倭寇懇乞

天恩差官共圖安攘以保萬世治安事臣於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欽奉

敕該兵部題稱浙江舟山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

水陸兵將不肯協心効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
官閱視催督進兵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
憲及嚴督總副叅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
餘寇尅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有偏徇怠玩阻
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即指名具實叅奏治
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著宗憲多方訪拏
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及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
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
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
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以

裨東南安攘大計庶副委任爾其欽哉欽此臣受
命驚惕不敢自寧星馳前往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至浙江省城會同總督胡宗憲行據總督軍門
中軍署都指揮僉事戴冲霄呈報於十一月十四
日官軍攻逼賊巢各賊畏懼棄巢奔舟倉皇潛遯
去訖巢中已無一賊等因到臣除攻巢節次及賊
遯蹤跡該總督總兵諸臣自行

奏報外其用兵以來文武職官功罪容臣查勘的
實及一應海防事宜容臣遵奉

勅書嚴督總副叅將兵備等官詳細區畫俱另行具

題外為此今將到浙日期并前項緣由理合具本
題知

三沙報捷疏

題為仰伏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獲奇功事臣原奉

敕書會同總督胡宗憲督剿舟山餘孽及本部題奉
欽依一體會同江北江南巡撫經畧海防臣至浙江
舟山賊以先遜謹具

題知外及數月以來身歷江海一應經畧亦漸知
要領正欲起程復

命間忽得海上警報南洋北洋盡是賊船臣即趨嘉
興會同總督胡宗憲面議方畧又趨吳淞所會同
巡撫陳錠亦面議方畧以為非禦之於海則不能
制其衝突又以東南賴

皇上恩德海波平靜閭閻休息二年有餘深恐人心
玩愒賊鋒方銳非有出格賞罰則官兵未必用命
謹遵

勅書嚴督副總兵官盧鏜遊兵把總楊尚英邵應魁
等若容一賊登岸定以失機叅奏從重治罪及與
督撫兩軍門議定賞格有能打破賊船一隻連人

船拏獲者當即賞銀五百兩內衝鋒船加賞其斬獲首級數多或一船至三十顆以上真正倭賊首級者另行給賞將官打破賊船至三隻以上當以奇功論薦賞格既定又以非有監臨文官下海督戰猶恐諸將士畏避潮險賊銳不肯出洋邀擊適報有賊船二隻泊崇明營前沙諸將擁兵觀望賊得逸去往江北登岸臣知事急即從吳淞江口泛海至崇明縣爛沙洪時巡撫陳錠即遣主簿郝堅齋懸賞銀二千兩隨臣至海船開匣拆封徧示諸官軍諸官軍色動鼓舞踴躍思奮未幾總督軍門

貼助賞功銀一千兩亦解至而巡按御史朱綱巡江御史江北亦按刷賊罰助軍兵備僉事熊桴解到月糧火藥方船而至諸官軍則益踴躍正料理間江北連報海賊登岸前後積至七八千人巡撫李遂告急之書亦一日數至臣原奉

欽依會同江北巡撫聞報驚惕懼負委任遂以海事付托諸將嚴督盧鏜泊爛沙洪楊尚英泊三沙洪以候賊至不許退入港門一步臣即馳往杭州會同宗憲前後計發援兵一萬八千餘人臣亦從後馳往揚州督戰行至崇德地方得盧鏜報照得本

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尚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汊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并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狼機鳥銃噴筒火箭併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荒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剿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

方幸無賊豈堪此賊殘破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云捍禦於江南實以分殺賊勢於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貲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往年朱家尖之捷與今日三汊沙之捷而已

此實

聖明玄威廣運

廟堂成筭本兵調度督撫協謀諸將用命之所致也

臣誤蒙任使適會成功

皇上命臣為視軍情官理合題

知上寬

聖慮其有功官負總兵官盧鏜僉事熊桴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楚瀛陳文麟指揮濮大有鎮撫包守正等容臣會同督撫諸臣查實功次另行具奏外又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

格人不知勸伏望

勅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委與擊賊之去難易不同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為伐謀之上策再照江北賊情十分緊急職奉

勅往視計非激賞則亦不能成功况應援之兵四面轉集平時會計原不及此若是軍門糧賞果係缺乏容臣遵照

勅書查有漕運衙門積下輕齎銀兩巡鹽衙門積下餘鹽銀兩及各衙門無碍銀兩會同巡撫李遂便宜而行一面借支數萬兩應急一面具本題

知外緣係仰伏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獲奇功事理為此具本
謹題請

旨

海賊分道侵突疏

題為海賊分道侵突一枝斬獲幾盡一枝盤據未
散事照得江北賊勢奔突始由狼山副總兵鄧城
等不能嚴督兵船遠哨防禦以致登岸既而鄧城
及守備楊縉等又不能設策剿捕致賊屯聚散劫
及遊擊丘陞等斬獲堵截俱經總督及撫按諸臣

節次具

題外臣連得警報從崇明海上趨往浙江省城會
同總督胡宗憲計議深惟畿甸重地

陵寢密邇星馳赴援不敢寧居前後計發援兵萬餘
先是宗憲會同臣題奉

欽依用銀一萬兩分遣都司何本源把總指揮邢鎮
募山東兵三千名防守江南及是尤恐江北事急
援兵未到宗憲與臣各行文書將前兵截駐江北
聽巡撫李遂調遣殺賊四月十四日臣督發援兵
至揚州得淮揚叅將曹克新報本月十四日奉提

補遺卷三
督軍門李都御史鈞票內開大夥倭賊已過鹽城
必趨廟灣仰職前赴聽調會同各路兵馬夾攻等
因於十八日行至地名姚家蕩與賊相近劄營十
九日辰時大夥倭賊約二千餘突衝前來本職帶
領弓箭家丁親身首先衝鋒迎敵奮勇齊進對陣
斬殺賊首二百零八顆指揮倪鎮梅三錫部下共
斬首級一百零八顆等因又據把總指揮邢鎮報
蒙總督胡軍門鈞牌及本部鈞票着令暫駐江北
聽調殺賊行至淮安適會賊至蒙李軍門調充左
哨盡力夾攻部兵斬獲首級八十五顆等因又據

原差募兵都司何本源報蒙總督胡軍門鈞牌及
本部鈞票着令暫駐江北聽調殺賊行至淮安適
會賊至蒙李軍門調充右哨盡力夾攻部兵斬獲
首級五十七顆等因臣竊照廟灣之捷由都御史
李遂分布得宜成此駿功擐甲臨戎盡敵而返至
於左右兩哨官兵實由總督胡宗憲移江南之募
以應江北之急先期發機冥合符節此實

皇上玄威廣運

廟堂成筭本兵調度督撫同心協力之所致也又據
淮揚兵備副使劉景韶報四月十六日如臯縣報

續到倭寇三十餘船十六日早已到白蒲鎮約寇二千有餘竊照今歲倭寇先到者尚未剿盡後來者又復深入且賊勢更大官兵俱困等因又據劉景韶報續到倭寇十九日辰時毛兵交戰不利殺傷官兵百餘陣亡趙千戶被賊越過海安銳意西向鋒不可當本道見得事勢危迫督令遊擊丘陞把總賈勇夾攻毛兵止許劄營不得浪戰去後續據報稱各營從間道復又繞出賊前大戰數合斬獲首級四顆賊復退回海安屯聚等因臣竊照江北之賊北路散入廟灣者殺戮幾盡南路流劫海

安者屯聚未散其先時失事及近日獲功官軍容臣查究的實及未散餘賊方在併力會剿另行具題外緣係海賊分道侵突一枝斬獲幾盡一枝盤據未散事理為此具本謹其題

知

三沙賊遞疏

題為巢賊遞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照得三沙軍情自本年六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巡撫都御史陳鉉會

題外臣於七月初九日自崇明縣起身往太倉州

打發湖廣土兵三枝回還間十七日據整飭蕪松兵備僉事熊桴呈據遊兵都司楊尚英報三沙殘賊圍困窮逼於十六日四更時分風雨大作乘潮由三沙北面跚港地方往北洋遞走去訖等因到臣臣即星馳前往江北體勘賊情行至鎮江府據鎮江衛報據瓜洲鎮巡檢司報准呂四場報本月十七日餘東場地方七星港西南江有小倭船四十餘隻登岸燒劫約倭七百餘人往西近通州地方去訖隨報備倭把總張大義防禦外等因據此查得先據守備盧相呈抄蒙狼山副總兵官曹克

新紙牌奉提督李軍門鈞牌備仰副總兵官督同卑職相度各兵船損壞撤回營前沙停泊修理仍分撥小船遠哨等因遵將各船於本月十五日駕回營前沙停候副總兵官估計修理以防緊急之用其北岸信守已該兵備僉事將邵把總部下兵船分有堵截外卑職仍選便利沙槳等船十餘隻親督在西沙觜一帶協守等因據此則三沙北面跚港地方原係盧相邵應魁派管信地臣又查得先據盧鏜劉顯等稟稱賊已用居民車箱板造有小船數十隻勢將衝突各將官明知衝突理須

嚴備及臣訪得賊已上岸放火江南水將總知賊走江北陸將亦總知賊到縱稱風雨晦霧不應冥然至此當時若使江南能禦之於海則賊不得走江北能禦之於岸則賊不得上叅照總兵官盧鏜副總兵官劉顯遊兵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守備盧相等既不能奮勇攻堅蕩平巢穴以收一鼓之功又不能水陸協力晝夜嚴備以固四面之守臣屢有牌行月黑潮滿風雨晦霧是賊突走之時而乃不遵約束畏避風汛掣船入港賊出巢不能知賊登岸不能躡致使匣中之虎復出噬人江北

之民再罹荼毒三月防守於江南雖不無保障之勞一旦潰決於江北則方為貽禍之始鄰國為壑雖非本心罪坐所由亦將何諉再照江北諸港逼近三沙海路不及百里于鄰之震不為不切又方鑒鄧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為不深既非猝然之寇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叅將丘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畧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渡海如出無人之境海賊上岸如入無人之境則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

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其兼總三沙之役臣與兵備熊桴日夜波潮中者月餘自環甲臨陣中者凡二親叩賊巢者凡一亦欲以身激將士敵愾之氣滅此朝食以報聖明而各總兵等官以怯賊為故態以縱賊為常套臣才不足以料敵制勝力不足以督勵諸將有負委任罪合首坐伏惟

聖明矜察臣於二十一日星馳至瓜洲會同巡撫都御史李遂嚴督曹克新丘陞進兵剿賊及催督劉顯揚尚英過江截殺外其總兵官盧鏜劉顯曹克

新等乞

敕該部論擬罪名從重處治惟復

聖明俯念尚在緊急用人之際令其戴罪殺賊待江北事寧一併論

奏內邵應魁盧相失事重大容臣會同總督胡宗憲先行拏問以警其餘緣係巢賊逃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題為條陳海防經畧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

署郎中事主事奉

命差往浙直地方視軍情官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節該欽奉

勅書內開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行事外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吏部照會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著會同胡宗憲經畫兵務欽此備照到臣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又節奉

敕書內開如逸賊奔散地方稍寧更宜訓練土著之

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外臣兩奉

敕書令臣條奏臣原籍常州府人也自待罪編民目擊倭賊之害海上事情亦頗得其大畧而未敢自信也奉

命以來經歷海洋跋履行陣老卒退校亦徧咨訪以所聞所見會同督撫胡宗憲等叅酌議論至如臣近奉

敕書訓練土兵臣已行文各兵備有司令其著實舉

行又如葺城堡繕器械等項係督撫之臣從宜自
為者今皆不敢瑣瑣謹據所知見條為九事以答
揚

休命之萬一今歲東南賴

皇上威德

廟堂贊議督撫運謀帥臣戮力醜類盡殲惟福建尚
有賊蟠據外至於浙直沿海數千里水陸之間已
無一賊巢穴盡空海民晏卧蓋十數年所未有然
來歲春汛之防不可不預經久之計不可不圖伏
惟

聖明矜臣之愚亮其心之不敢不盡而恕其詞之不
能達意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緣係條陳海防經
畧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孫山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禦海洋照得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於
海而竟罕有能禦之於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
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
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
不來來則登岸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

將旁觀矣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合無春汛緊急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內推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海中嚴督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洋山馬蹟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

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肇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死擊賊再照臣蒙聖恩遣視軍情臣雖不肖而此官之設切中機宜臣往來海中奉揚國威諸將不敢退縮近港旋有三引之捷今臣雖轉任伏乞

敕下吏兵二部詳議此官續設與否在京師諸官中差此一員官不足多少在海上加此一員官則甚

有關係伏乞

聖裁

一固海岸照得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為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飢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以擁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却不然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

又如密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只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将吏有能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准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覲免門戶常局堂與自安矣伏乞

聖裁

一圖海外臣所謂圖海外者如招 赦逋逃 宣

論日本二事既屢奉

明旨平倭事例亦已開載矣而臣復申之逋逃不特如王鋹李華山洪迪珍等有名賊首力能搆倭為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千餘倭子起自瓜洲一被虜人馮三噉其揚州取寶遂至閔然遠來馮三之在中國不當一蟻虱及在島中却作此一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則逋逃不歸東南誠未可以息肩也至於宣諭日本則浙江軍門亦嘗請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畧所載洪武永

樂聞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特遣僧往諭古之王者於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其機也然自葉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為諱或宜減宗滿之罪以示信於逋逃之徒寬蔣洲之獄以留使絕域誦敵情之一路臣又據總兵官盧鏜手本內一款撫處夷情以尊國體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貢船不得

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亦得交易 中國之貨以為利而 中國亦以羈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為寇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年宗設宋素卿等爭 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鼎等齎 獻貢物并進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 貢期復 准入貢嘉靖二十六年正使周良等坐船四隻復 貢議者計方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 貢路不通倭夷素性貪詐利我 中國之貨既不與 貢則

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為寇不止則以偶蹉一年 貢期阻回之故也為今之計乞題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 貢果有真正 表印勘合別無詐偽姑不計其限例就與奏

請起送赴京譯審來寇之端

敕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斂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倭夷知有 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攜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鏗老将也三十餘年在海

上熟曉夷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敕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論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貢之路不能絕其入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為喻也伏乞

聖裁

一定軍制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為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倩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於遠方無賴託名士兵報効希圖鹵掠羣然麋至在此

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士兵為說夫士兵之練誠是也然士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如前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為今之計合以練兵為實事以募兵為權宜以調兵為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束而歲番上之

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為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伏乞

聖裁

一足軍食照得東南水陸兵粮往往有缺至三四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又不時給之生心籲語亦何足恠此有故矣浙江

軍餉銀四十七萬兩江南五十餘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初皆算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欠十數兩則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銖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贏餘處補宜其不能時給而生怨籲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民多取之山澤鼓鑄筦榷商賈之利故前史稱不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掣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所謂山澤筦榷之利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舉一端如前時浙江巡鹽御史鄔懋卿小票事例歲亦可得銀數萬兩

此皆不取之 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合無
勅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曲
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
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蠲欠即以處補此
亦 國民兩便之策也又各衙門原為
大工緊急解進贓罰多寡不等伏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相繼萬狀艱苦
勅下工部查得

大工銀兩漸發乞暫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贓
罰照數解與各軍門聽其處補軍餉以後年分自

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榷之利有可興者合聽
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
自以不與軍事之罰往往視為不干已事始則催
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失誤軍機多由於此此後
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糧道及知府以
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叅劾治罪庶幾有司各知于
已不敢誤事伏乞

聖裁

一鼓軍氣臣聞戰陣之所以精明與 中國之所
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

日父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保而實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亦寢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馱以取之者賴

皇上天縱

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帥皆躬自臨戎有兔置赴赴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於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

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海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矣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懟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礪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 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

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蒞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伏乞

聖裁

一復

舊制照得 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 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

嶼烈港嵵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

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 國初水寨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此一事與臣所謂禦海洋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一也 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粮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

自為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此一事
與臣所謂定軍制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二也 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
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儘數查出辦
納屯糧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
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為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
險一以因糧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三也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
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 貢帶有貨物許其交
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轉許其交易而抽分

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 國初設立市
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
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 國收其
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
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嶓嶼南嶼
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
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
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此一事與
臣所謂圖海外者相關古制之當復者四也因舊
時之寨因舊時之兵因舊時之糧因舊時之市舶

一切紛紛之議可以省矣然其事重大壞之已甚復之則難若能復之則經久之策也乞

勅該部詳議轉行督撫諸臣選差有才力憲司一員專管四事數年之後必有成功伏乞

聖裁

一別人才臣聞為政以人才為先至於兵事尤急人才臣視軍情一年其於官吏賢否非臣職事所關不敢濫及外訪得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英敏多謀臨機立斷運籌足以破鬼夷之筭賈勇足以汗懦將之顏今歲淮揚殺賊二千餘多賴其

力已與臣同推巡撫不敢更舉外又訪得浙江巡視海道副使譚綸雄姿勁氣法令必行賊與我軍見聞寒膽今歲浙東殺賊千餘多賴其力蘓松兵備僉事熊梓自倭事始起以至今日無一歲不在兵間忠實練事沉毅內明出入海潮艱危不避此二臣者皆宜久其官而不易其任以待資望可為巡撫即以授之者也杭州府同知唐堯臣留心武備訓練有方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素識兵勢屢立軍功待老臣歷任年久成器再立新功皆可當沿海兵備之選者也台州倭寇屢入兵凶相繼民瘠

已甚全在良有司撫循而知府黃大節貪黷有跡
昏眊無能政成黠吏賄滿私橐所宜亟為罷黜者
也又訪得浙直總兵官盧鏜老練善謀副總兵官
劉顯駭雄善戰臣嘗以三沙賊走効其失事畢竟
東南將官無過此二臣者所宜久任責其立功者
也然盧鏜善謀而怯於臨敵劉顯善戰而果於自
用則其偏也若以使過之義則華任寧紹叅將戚
繼光先登敢勇立有新功見監原任通泰叅將黑
孟陽遭蹶悔過尚餘勇氣皆堪策勵立功贖罪者
也狼山第一緊要海口總兵第一江淮重任如狼

山提督副總兵官曹克新偶因際會獲冒功陞臣
見其人醜溺酒色常如昏聩謀勇俱無精氣已銷
設有警急憑何決戰前任鄧城見以失機拏解克
新異日誤事必不減於鄧城所當亟投閑散以全
其功者也又訪得境內人才臣得三人焉原任僉
事終養徐九皋老成練事熟諳夷情原任刑部主
事為民唐樞經術優長才猷老練原任知府致仕
嚴中警敏足智曉暢兵機皆可充異日兵備之用
者也乞

敕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分別用舍則舉錯明而海

備飭矣伏乞

聖裁

一定 廟謨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矣東南雖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積至幾萬矣今年寇江北寇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傳聞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為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砂磧之地從古以來原有韃子腹裏膏腴之地二十年前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年兩年無寇而倭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為內虞古云兵火則變生近者吳淞定

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蘓城人素怯弱而游冶子弟懷毒蓄機日伺倭來裏外合應幸早發之猶尚燒官寺劫獄囚閔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

聖明敕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及

敕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

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
可以利國不必為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
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
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為遲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
一勝臣猶以為浪戰伏乞

聖裁

乞留餘鹽疏

題為懇乞

聖恩給發餘鹽銀兩以備賑濟以補軍餉事近准戶

部咨該巡撫都御史李遂巡按御史陳志各題稱
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各所屬州縣旱災乞
行勘實分數蠲免錢糧及將允軍漕糧改折積年
拖欠等項暫且停徵及災傷極重及被倭地方給
發內帑

欽遣大臣給賑該本部覆議即今銀庫十分匱竭無
從給發而各該巡撫本係大臣任重責專尤得便
宜行事若復再遣大臣祇恐滋擾無益合行各該
撫按行令各府州掌印正官備查在倉預備糧米
及庫貯無礙官銀候冬春之時如果飢饉難存即

行勘實酌量銀米選委廉能正官分投相兼賑濟
如或不敷多方區處務使窮戶均霑實惠等因題
奉

欽依備咨到臣照得今歲淮揚等處災傷委的十分
重大百姓委的飢饉難存已經先任巡撫都御史
李遂巡按御史陳志詳細具題伏蒙

聖恩既免租稅又賜賑濟臣不敢瑣瑣

瀆陳外但李遂原請

欽遣大臣給發內帑該戶部題奉

欽依內帑匱乏無從給發該臣備查各府州倉內

積穀及庫內無礙官銀備賑緣自連年倭患以來
窘急摻括倉庫處處空虛今內帑既不敢望而
倉庫之積又極不穀賑濟委實難處臣又照得淮
揚軍餉更無別途止靠民間田畝稅糧內帶徵銀
十二萬兩儘數徵足尚且不穀給發今各處稅糧
聖恩已在照數蠲免之例則地方軍餉必無盡數取
盈之理查得揚州府庫軍餉銀止有萬兩臣到已
發三千餘兩見在庫內纔穀年終支用近時李遂
請給餘鹽銀四萬五千兩補還揚州府借用銀二萬
四千六百二十四兩零及補還淮安府借用銀一

萬兩給與首級銀一萬三百七十五兩零支銷已
盡亦無餘剩若是來歲春汛將動各處官軍一齊
上班民間催徵不前軍士皇皇待哺更覺兩難臣
蒙

聖明拔擢任使撫綏周察料理軍機敢不夙夜竭盡
犬馬之力少圖報效至於錢糧實是窘迫無處伏
望

聖恩憫念江淮重地賑飢餉軍皆是極緊要事
敕下戶部從長議處將餘鹽銀十萬兩
特發濟急其七萬兩以補軍餉之不足其三萬兩以

備賑濟之用則溝中之瘠獲更生之望荷戈之士
奮敵愾之氣江淮闔鎮軍民皆歌舞

聖德於無窮矣緣係懇乞

聖恩給發餘鹽銀兩以備賑濟以補軍餉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鳳陽等處災傷疏

題為地方災傷重大懇乞

聖恩留米備賑事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呈稱照
得江北地方今歲既遭重大倭患復罹異常旱災

以致遠近農畝失收到處米價騰貴即今飢窘之民充斥道路嗷嗷望賑查得近蒙撫按具

題欲行請發 內帑

欽遣大臣前來賑濟該戶部以銀庫匱竭無從給發若遣大臣恐滋勞擾議行本處巡撫賑濟除候勘合至日嚴督有司查審及將應行事宜另行條議詳報外及照江北今歲災傷十分重大各處飢民無慮數萬前在秋末尚有草子木實可賴充飢今值隆冬雖草木亦無可食強壯者則相聚為盜老弱者則棄賣妻孥有司無日無盜劫之申地方無

處無離散之苦溝壑草屍遇目成悲道路啼號觸耳可慘言及於斯稍有人心者鮮不惻愴況為民上者哉揆度事勢將來若非通行博賑恐江北赤子不免悉化為溝渠之鬼潢池之盜矣查得嘉靖二年江北災荒該撫按衙門 奏行戶部議留漕糧二十萬石以賑四府飢民嘉靖三十三年又復截留揚州等府起運漕糧數萬以賑淮北是時江淮之民實賴存活今當兵戈擾攘災傷異常尤宜比例設處伏望本院再加裁酌如果可行仍乞早為具 題將起運糧米比照嘉靖二年事例截留

十數萬石委官分投賑濟其虧欠額運之數於臨德二倉充支運納如此庶飢民有更生之望重地無意外之虞矣等因到臣據此臣查得舊卷嘉靖三十三年截留漕糧淮揚二府共是三萬七千八百石三十六年截留漕糧淮揚二府共是六萬五百九十餘石零彼時止緣軍乏糧餉非關歲有凶飢况今兵荒相繼民命不堪流莩滿路傷心怵目溝壑既所不忍嘯聚不無可虞誠有如副使劉景韶之所云者臣前

請餘鹽銀十萬兩內七萬兩以補軍餉三萬兩以備

賑濟儻蒙

聖恩盡數給發竊計被災廣闊三萬兩銀子不穀四府三州飢民一月之賑且江北人家素無積蓄今歲原是子粒不收起運京糧多從遠處糴買致之甚艱若不得十數萬石米留貯地方不惟飢民無路求活加以來年春汛官軍一齊上班米價必太騰貴軍士日持二三分銀子亦不能勾糴米度日深為不便是以劉景韶不得已有截留漕糧之說臣又查得舊卷嘉靖三年江淮大飢欽遣侍郎席書賑濟稅糧不拘起存盡數蠲免給與

內帑銀二十萬兩彼時府縣倉庫尚多儲蓄而又多發內帑席書因得大為展布極貧鬻粥次貧給與銀米凡所全活二十餘萬人江淮至今歌舞聖德今歲凶災頗不減於彼時又連年用兵倉庫在在空虛今內帑既不敢望而起運錢糧又升合分毫不取丐免惟有截留漕糧係是近年事例然今方在國儲缺乏之時臣亦何敢容易開口伏乞

勅下戶部俯念民艱從長計議或照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事例截留淮揚運米七八萬石或五六

萬石又恐以為虧損國儲則乞照折兌事例江北原額運米三十二萬餘石近已蒙

恩折銀十五萬石其餘運米或盡與折銀或量折一半九萬餘石則銀歸內帑不失原額米留地方足支艱窘又恐以為折兌已定不得再折則臣不敢言留亦不敢言折但容臣暫借淮揚漕米五六萬石待臣防過春汛半年之後收拾餘銀多方糴買運還京倉此只遲五六萬石半年之運臣必不敢虧誤凡此數說臣之

請乞則愈下而愈少臣之用心則益苦而益切蓋上

念 國儲之重不敢輕易有

請下念民窮之甚不敢隱蔽不

請孟軻氏所謂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臣備
負撫臣近又奉

命賑濟臣若不言是不惟上負

聖明矜憫元元之深意而溝中之瘠真自臣推而納
之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緣係地方災傷重大
懇乞

聖恩留米備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請遊兵疏

題為遵照舊規催

請遊兵以防春汛以保重地事據海防兵備副使劉
景韶呈稱查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內該兵部題
奉

欽依調山西遊擊丘陞領兵三千名跟隨提督軍務
侍郎江東前到淮揚地方剿倭至九月內掣兵回
京該侍郎江東題該本部覆議

准發山西邊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二千名彼處照例
給與安家衣裝銀兩并盔甲器械於嘉靖三十七

年前到揚州防過春汛回還訖又該前任巡撫都御史李遂題

准亦調山西邊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一千名於嘉靖三十八年前到揚州又行防過春汛回還訖接連三年依期赴調外照得江北海防形勢固為險要地利多堪騎戰其土著之兵雖經選練頗精但用之設伏出奇邀擊擣巢馳逐於沮洳葭葦之地固其所長若平原廣野摧鋒陷陣挫折其初至方張之銳非西北馬兵無以取利故江北今歲收功克捷

陵寢免於震驚運道不致梗阻倭奴輒為喪膽者寔賴此一技兵前驅折衝之力即今冬令已深漸去春汛不遠所據前項兵馬雖奉

欽依議定專官統領征倭之數但恐攝屬隔別挑選間非勁銳託言寫遠在途稍有遲緩則重地所恃者虛矣應合預先催調如期前來防守及查邊兵一千名內止三百六十員名彼處原給有馬其餘俱係步卒故今歲破賊雖見成效然各兵長技猶未盡展必須邊兵一千之內得給邊馬六百匹前來待敵當益著偉績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查查先

准兵部咨該山西巡撫都御史葛縉題內一款免
征調以備重鎮該本部覆議看得本官欲將入援
薊鎮民兵三千征倭遊兵一千俱免征調存留本
鎮防守似宜悉從所

請但薊鎮之兵補練未成東南之倭警報未息前項
各兵遽難輕議合候

命下移咨各該總督官在薊鎮者候主兵練成即將
山西民兵先行減調在浙直者候海防寧謐將山
西遊兵即為掣放回還本鎮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兵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查得

山西征倭遊擊員缺推舉署都指揮僉事申紹祖
堪任題奉

欽依行令本官前來統領遊擊丘陞原領邊民兵二
千名在於揚州等處戰守至八月中旬風汛已過
前兵掣回外今據前因照得江北自有倭患以來
往往深入地方殘破先該提督侍郎江東建議
請發老營堡邊兵及保河兵一枝前來充作征倭遊
兵至今調用已經三徧連年鏖戰所向成功倭賊
見之喪膽我兵倚之增氣此實

聖明軫念

陵寢畿甸之重

廟堂大臣及本兵處置得宜之所致也近該兵部題覆山西巡撫之奏特留此一枝兵聽候海上消息必待海防寧謐而掣免不得以倭警未息而輕議又推補統領遊兵專官使之及春汛而來罷春汛而去該部所處已為曲盡無容再議即今倭寇警報尚爾未息春汛之期轉眼便是賊若登岸全在打頭一戰誠恐前兵雖來緩不及事乞

敕該部查照前議早為題覆

命下之後即便馬上差人齎文星馳付山西保定二

巡撫處令其挑選精銳多給馬匹仍照例給與各兵安家衣裝銀兩并盔甲器械差委的當官負押督前來庶不誤事再照今歲淮揚地方災傷重大深恐盜賊生發兼臣所管宿毫等處切近河南地方白蓮賊黨驅散未盡風聲氣習易相鼓扇若得此一枝勁兵前來駐劄誠足鎮壓盜賊暗銷不逞之心縱有竊發撲滅不難又所謂制變於無形者也緣係遵照舊規催

請遊兵以防春汛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為擒獲潰兵及奸細事

竊照東南之兵平素不知紀律至如盧相所管烏銃一枝往年曾用銃打死南京兵部所遣川兵十餘人盧相已被叅劾一次今之各兵偶以爭銀縱酒之故遂至持刀斫傷總甲脇衆鼓行搶船下海江北許多兵船斷其東奔之路賊知路窮束手就縛臣以反仄未安人心觀望謹遂奉敕書許行軍法及處決叛軍律條斬其首惡二人蘓清林三以肅軍政而定衆志餘黨憐其被脇既已投降悉從

輕典理合

題知再照海上之患起於中國奸民以倭賊為爪牙倭賊以奸民為耳目合為一體釀成古今未有之變至於倭賊所使中國之人為奸細者結成死黨牢不可破寧負中國不肯負倭夷伏惟

聖明洞燭此弊臣前奉

命丹山為視軍情官

敕書內開載其有內逆與賊交通着宗憲多方訪拏斬首示衆今廣先等奸兇特甚若不速誅無以示警且恐生變而臣今奉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二
敕書內開載未明臣不敢專擅伏乞

敕下該部查照臣先奉

敕書着宗憲事理其有通賊及為向導奸細者令臣多方訪拏斬首示衆庶幾斷絕禍本倭賊失却耳目之助自然不敢深入再照盧相鈴束不嚴本合有罪旋就擒降亦合准贖至如投降人汪林本係倭賊所使一夥奸細乃能渙其黨類挺身自首更為中國擒賊若不量加旌賞無以為効順之勸伏乞一并 敕下該部議處臣不勝云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二

第 35580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5

11

號	冊	第	卷
五	二	十	第
五	二	十	第
五	二	十	第
五	二	十	第

趙

